

青年

长篇纪实文学

赵遵生

赵遵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0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304326

A752

Z340

纪实文学

赵遵生

著

青年毛泽东



上海人民出版社

73043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毛泽东/赵遵生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08-04887-8

I. 青... II. 赵... III. 毛泽东(1893~1976)-
生平事迹 IV. 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139 号

责任编辑 萧春茂

封面装帧 傅惟本

青年毛泽东

赵遵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插页 5 字数 302,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4887-8/A·61

定价 28.00 元

序

吴正裕

长篇纪实文学《青年毛泽东》的问世,作者有一段感人的经历。早在三十年前作者出于对毛泽东的热爱和崇敬,就萌发了创作《青年毛泽东》的冲动和意向。他立即付诸行动,曾两度到湖南采访,辗转千里,历时三月有余,寻觅了青年毛泽东的踪迹,走访了韶山、长沙、衡阳、安源等地与毛泽东同时代的数十位各式人物。同时,他还广泛地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文献和档案,以及当年的报刊资料。经过三十年的创作素材的积累,才深怀激情,精心构思,数演成篇,发表了一部纪实性的长篇电视剧本《青年毛泽东》。现在,作者在长篇电视剧本基础上,又作了不小的修改与充实,改写成这部长篇纪实文学《青年毛泽东》,这从文学的视角来看,更是有了明显的升华。

本书以20世纪初湖南“一师”的三位人杰、著名教师杨昌济的三个高足为主角和主要配角,即以青年毛泽东为基点,以青年蔡和森、萧子升为轴心,详实客观地描写了他们历经武昌起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黎元洪下野、段祺瑞黜武、徐世昌登台的种种历史风云;展现了他们同怀忧国忧民之心,共建进步组织新民学会,齐心求索“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揭示了他们在世界思想潮流的影响下各自作出的历史选择,即毛泽东和蔡和森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而萧子升接受无政府主义,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毛泽东、蔡和森最后同萧子升诀别,分道扬镳。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领导中国

青年毛泽东

序

人民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宣传家和活动家,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英勇就义时年仅三十六岁。萧子升留学法国时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回国后投入国民党怀抱,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全国解放后逃往海外。毛泽东曾嘱新民学会老同学写信给萧子升,要他回国工作,但他坚持反共立场,断然回绝,最后客死南美。湖南“一师”三杰的经历告诫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必须慎重进行抉择,只有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才能流芳百世。

多年来反映毛泽东生平和业绩的各类文学作品,包括电影、电视作品,不胜枚举,但能像本书那样历史、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青年毛泽东的经历、思想、信仰、品格、情操、风度等的作品,尚属罕见。作者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毛泽东的生平都把握得较好,因此,本书符合历史真实,在史实方面无明显的不妥之处。特别是本书的许多生动细节和感人语言,都来自作者访问过的老人,这是极为可贵的,极有价值的。这也为撰写毛泽东传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鲜经验。本书作为文学传记,诚如作者所说,“在‘纪实’大环境、大情节、基本人物与事件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对个别人物与细节作了适当的‘文学’加工”[见作者《为了忘却的纪念(代后记)》一文],这是读者可以理解的,也是文学创作的正当手法。

本书在情节结构及人物设置上,匠心独运,颇有新意,增添了作品的历史感和撼动力。此外,本书还贯穿运用隐喻和象征等艺术手法,使作品的意蕴得到升华,读来令人回味无穷。综观全书,在塑造青年毛泽东的形象上是成功的。随着情节的发展,青年毛泽东那种“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的远大志向,“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勃勃朝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革命精神,全都跃然纸上。本书诉诸读者的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路人,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全书的结束语则揭示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阅读《青年毛泽东》的读者会发现,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主人公青年毛泽东“有如许有险、有趣,出情、出奇的故事”[见作者《为了忘却的纪念(代后记)》一文];加上书中描写了中共党史上一批著名人物,例如蔡

和森、徐特立、何叔衡、张昆弟、陈昌、向警予、蔡畅、杨开慧等,使作品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从而增强了对读者的吸引力。笔者感到,由于本书篇幅不长,内容又新鲜好看,所以极易会不知不觉地一口气将它读完。

我和作者结识,纯属偶然。1994年他创作的长篇电视剧本《青年毛泽东》,由新闻出版署转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我有幸参加了审阅工作,于是同作者有了晤面机会。当他得知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是他的学长,又得知他的老师于成鲲教授是我的同窗学友时,他就一直不改口地叫我老师,其实我一向把他看作忘年学友。后来我们交往频繁,成了挚友。这次作者要我作序,我本不敢受此重托,但考虑到向读者推荐本书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就勉为其难写了这篇文章,算是不成其为序的序吧。

2003年11月8日

于北京阳羨斋

青年毛泽东

序

一张两面九行红直行本扉页。一只清癯然而沉稳的手，端正地捏着毛笔，探求一般地缓缓挥写出：

路曼曼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是距今二千余年我国最早独领风骚的大诗人、思想家屈原的心声与名言（见《离骚》）。而此刻，却是20世纪初一个中国忧心报国学子的人生格言。格言记在《讲堂录》上，端挺的字迹这一“挺”，每每破出红直条的框框，依稀透出主人公独立不阿的禀性。

他便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21岁的毛泽东。

可以说，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一页正是由此打开的，亦预示着他——一个平凡的伟人必然遭遇风雨中求索的迷茫、痛苦、抗争与辉煌。

让我们循着他的足迹，走进这段有趣、有味、有诧异、有震撼的有情历史罢……

目 录

青年毛泽东

序 吴正裕 / 1

第一章 别了，辫子 / 1

第二章 浴血从军 / 19

第三章 死神复活 / 47

第四章 何以报仇 / 73



第五章 灭顶之祸 / 95

第六章 民选"总统" / 121

第七章 鱼翔浅底 / 145

第八章 "再造"之火 / 171



第九章 "大同"破碎 / 193

第十章 鹰击长空 / 217

第十一章 激扬文字 / 247

第十二章 谁主沉浮 / 279

为了忘却的纪念（代后记）

——写在长篇纪实文学《青年毛泽东》问世之日 / 304



第一章

别 了， 辫子

出场人物：

(指书中主要人物，按其在书中出场的先后次序排列，下各章同)

毛泽东

文七妹【毛泽东之母】

毛泽覃【毛泽东之小弟】

毛泽民【毛泽东之大弟】

毛顺生【毛泽东之父】

朱华贞【朱辛贵之女】

朱辛贵【小学教员】

小胖【湘乡驻省中学学生】

徐特立【师范学校教员】

余诚格【湖南巡抚】

黄忠浩【巡防营统领】

萧子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大师”)学生】

这是20世纪初叶的1910年秋天，湖南湘潭韶山冲。

一位妇人，牵着5岁的小儿，伫立在池塘口子的青石板间，泪眼婆娑地眺望着空濛的西南头。她中等偏高的身材，眉眼开阔，脸庞端秀，静静地溢泻出心底的仁慈与厚道。她便是毛泽东一生最敬重、最疼爱的母亲——文七妹，时年43。她牵着的小儿叫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小弟。

“七妹！润之他妈——”堂屋里传来一个中年男人惊诧的呼唤。

一旁的14岁次子毛泽民（毛泽东的大弟）随即搀过母亲道：“姆妈，爹叫你呐。”

文七妹暗自抹一把泪眼，返回身，还止不住殷殷地顾盼着早已空空濛濛的西南头。

她刚回到侧屋里，一位中年男子已从账簿里取出一页纸，又指又拍地嚷着：“你看看、看看，这个鬼东西去东山小学堂还偷偷留下话呐！”他眉浓、脸长，颧骨微凸，虽瘦削，却精干。他叫毛顺生，是毛泽东的父亲，时年41。

文七妹见男人一脸惊诧，不知究竟地问：“润之写的什么？”她不识字，可还是紧瞄住那小纸——

“哼，还是一首什么诗呐！”

“诗?!”文七妹对“诗”虽没有一点概念，但还是敢认定大儿子定是交代了什么。

毛泽东依依惜别之声仿佛从小诗里缓缓流淌出来一般：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诗言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离故乡去东山小学堂时心中朦胧的志

向，是未便对外人言的“心曲”。而这位做母亲的却已感悟到了儿子的“心曲”，慰藉的目光遂从诗中款款抬起……

1911年春天。

湖南的母亲河——湘江，躁动着不安地翻卷着。“呜……”一声汽笛，划破凄迷的雾空。

但见一艘小火轮，颠簸在浩渺的波涛之间。仿佛是应和着小火轮汽笛的召唤，从嘈杂的三等统舱里，走出一个拖着长辫子的后生子。蓝灰的粗布短衫业已泛白，长裤是白粗布，蹬着黑布鞋。人瘦高，脸开阔，那敞达的前额下是一双孜孜探求的眼睛，明澈而执着；端正的五官透出山乡人特有的敦厚和聪睿。他就是此书的主人翁——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字润之，时年18。他后来成为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是连他的敌人都不能不承认的一代奇才和伟人。



此时此际，他掂着包袱，踱到舷边，新奇而贪婪地观赏着这早已耳闻却从未见过的湘江——凄迷的惨淡中，白浪滔滔，訇然北去。

哦，这就是湘江啊！毛泽东又抬眼远眺着那一样早已耳闻而未到过的长沙——

呵，屋子一片片的，人一点点的。

他又浮想到什么？感悟着什么呢？这毕竟是平生头一次远离自己的家乡哇！还是听听毛泽东回首当年的自述罢：

“……这座大城市是省府，离我家有一百二十里。据说城市很

大，有很多很多的人，众多的学校以及巡抚衙门，总之是个繁华的地方。当时我极想去那里，进一所为湘乡人开办的学校。……我恳求我高小的一位老师介绍我去那里，老师答应了。我……心情激动极了，同时也担心我被拒绝……”*

“看，长沙城！”

“到了到了！”

这亦是毛泽东出离乡关奔赴的目的地，湖南省会，长沙。

乘客们欢欣地前呼后叫着，船舱里搅起一阵阵的忙乱。

小火轮正驶近岸头，猛听得江中突生出惊嚷，准备下船的乘客莫不心下抽紧，急急循声探顾——

但见一艘悬挂着太阳旗的快艇，长驱直入，将躲避不及的一只小划子撞翻了。

“蠢蛋！”（日语）随即留下一串浪笑。

“救命！——”

毛泽东几乎未及思索，包袱一放，纵身入水，用独有的侧泳，向跌落江中的一对老小游去。几位船工见状，也相继跳下江去救援。

“快停船！停船！”

驾小火轮的舵工兴许是看到了险情，立即将缓行的火轮慢慢停下。

毛泽东和船工在水里扶托起老小，在乘客的拽拉下，托送上船。

“快快，到舱里去暖暖。”

“小日本，欺人太甚！”

毛泽东扭首寻望着快艇上招摇着的太阳旗。他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27年后，自己还会跟这面血色的太阳旗浴血搏杀整整八年！

那一艘撞翻小划子的日本快艇已经抵岸，一队荷枪日兵吆喝着，亟亟冲上码头。

毛泽东还不及上船，耳朵里又刮进乘客们的忿忿评说：

“狗日的，我大清王朝是怎么了？！……”

“嘘！不要命了？城里正在抓剪辫子的革命党哩！”

毛泽东不由自主地斜首捏过长辫，沉吟着，又一睇岸头，不觉蹙起双眉。

待到登上码头，那一双孜孜探求的眼睛里流泻出来的是两泓殷殷的波光。

毛泽东顾不得浑身津湿，掬着包袱，一路纵目饱览着神往已久的省会。

他自然止不住种种的新奇，心下兴叹着：“果真了不得，比我们韶山大多了，好气派呀！”

骤然间，毛泽东的眉梢又顿自一拧——

停泊在“膏药旗”快艇后边的，竟又是“米”字旗——偌大的英国货轮，几个洋监工，手持木棍，呵叱、驱赶着扛送标有“猪肉”、“猪鬃”等字样的箱、筐上船的中国苦力。

一个个差不多都是扭曲了腰，耷拉着辫。

毛泽东几近下意识地又紧捏住自己的长辫，嘴里喃喃着：“我大清王朝真是怎么了？……”

毛泽东不忍再观，怫然抽身离去。他从小信佛，最看不得穷苦人受气、遭难；如今不信佛了，这种与穷苦百姓一脉相承的情愫，却依然如故。可以说，这种情愫，毛泽东一直保持到了生命的终点。

拐到街角口，毛泽东询问了一位测字的老人，恭敬地一鞠躬，便顺着老人的指点，蹒跚寻去。

老人定睛注视着眼下这位知礼的清秀君子似的后生，像是担心什么，想叫住他，却又止住了。

毛泽东倒并不担心什么，左顾右盼着，煞是新奇。

店铺真是五花八门：“日隆绸庄”、“欧亚洋行”、“夜来香茶楼”……

“这许多店铺，那得要多少顾客哇！”

他正寻思着，忽听得什么隐隐的骚动，他还不知所以，却已见到各个店铺如临洪水猛兽一般，仓皇不迭地上起排门。

“快快！”

“又闹事了？！”

“怕是要亡国灭种啦！”

毛泽东仍有点不知所以，径自喃喃着：“跟乡里就是不一样！又怎么了？”

他循声来到十字街口，只见一大批饥民与赶来的日本兵撕扯着、抓打着，另有一批饥民依然不管死活地从日商米铺里抢背着米出来。

穿着和服的矮胖老板气急败坏地叫骂着。正在此时，日军开枪了，随即有人便倒在血泊里。

“清军来了！”

不知谁一声报讯，饥民们闻风一拥而出，不料还是被日军、清军两下堵住。

一个清军的管带，赶到日军跟前致歉。日军指挥官却并不领情，信手一记耳光：“八格牙鲁！”

“噎！”管带认着罪，转而喝令：“还不给我动手？”

清兵挥枪出手，围捕饥民。

正在三方舍命厮杀之际，不知从何处又卷来一股已抢得大米的饥民，没有辫子的首领高声一呼：“快走！”

“抓住剪辫子的！”

一股清军奉命出击，直扑那抢米的首领。

逃的、追的、喊的、打的，转瞬之间，便是一场大混战。

毛泽东自然又是见所未见！蓦然，他眼光一跳——

一个扎着小辫的细妹子，饿得全不顾凶险，捧着撒落在麻石子路上的生米猛嚼，哪料想清兵的洋枪已直冲她后背心刺来。

毛泽东急中生智，抓起一把米，冲清兵脸上撒去，乘对方抹眼分神之机，一个箭步，抱起细妹子就跑。

奔到拐角口，毛泽东叫住急欲收摊的小贩，递上五个铜角子道：“来个冻米团。”他接过冻米团，塞给细妹子。

细妹子有点不敢相信，直瞪着眼，犯着傻。

“没事，快吃。”毛泽东警惕地扫一眼邻街的混战，牵过细妹子离去。

“你叫什么？”

“朱华贞。”

“朱华贞？硬是个好名字嘞，几岁了？”

“八岁。”

青年毛泽东

“你妈嘞？”

小华贞立即眼中泛出泪光，哽咽着：“饿死了。”

毛泽东心下一抽。少顷又问：“你爹嘞？”

“爹养不活我，要……要把我送给姨妈……”憋迫的泪珠终于夺眶而出。

毛泽东抽起的心亦不禁颤动了！

“贞妹子！”一声从天而降的招呼，不啻细妹子，就连毛泽东也吓了一跳。双双回首——

追来的是一位三十开外的男子，人瘦削得近乎干瘪，又脏又破的长袍，残留着几分落魄秀才的模样。他叫朱辛贵。

“不。爹，我不去姨妈家！不去——”小华贞恐惧地啼叫着，直往毛泽东身后钻。

“不、不去了。爹又有事做了——教书，我们……有饭吃了！”朱辛贵愧悔之下，有点言不成语。

“噢，这就好。”毛泽东这才宽下心来，“再穷，也莫把自己的骨肉送出去哇。”

“是的，是的。这个鬼世道，把人都逼疯了！”朱辛贵发现女儿捧着冻米团，感愧的目光不觉又投落到陌生的好人身上：“先生是？”

“我不是先生，是来投考湘乡驻省中学的。”

“噢，离寒舍不远。”

“我认得！”小华贞正愁没法答谢，一下昂起小脑袋。

这时，抢米的饥民早已四下溃逃，气势汹汹的日军满街里追捕。

“走这里。”机灵的小华贞拖过“大朋友”的长手，钻入灯柱边的小巷子。

小华贞与父亲朱辛贵一直将陌生的恩人引带到新安巷湘乡驻省中学大门口。

“有劳二位了。”毛泽东从包袱里取出一串铜钱。

朱辛贵哪里好意思拿，连连推让着：“不不，这万万……”

“你还没去教书，父女俩还得吃饭哇。”毛泽东不由分说，将铜钱往对方手里一塞，便返身入校。

一位不惑之年的校长，接待了“不速之客”。

校长脑袋奇大，长着尖鼻子。他细细看罢东山高等小学堂教员写来的引荐信，定定地打量着眼下这位高过常人不少的学生道：“东山小学堂，倒是很赞赏你哇。”口气里流露出明显的怀疑。

毛泽东听出话中有音，惟恐被拒之门外，即口央求道：“校长，我可是百里求学，就不能让学生试试？”

“唔，那你就先来应考，试试看。”

毛泽东不怕应考。这不正好验证一下自己在东山小学堂的学业吗？

能步入考场，对任何“求索”的学子来说都是一道坎，但对此刻的毛泽东来说，已是一个小小的胜利，虽然开始免不了有点紧张。你看这济济一堂的考生，有的把笔迟疑，有的虚汗不止，有的搔首挠耳，个个紧张不堪。

待到看了作文题，毛泽东便忘情个中，未几，就挥笔直书——

“呜呼，朝鲜沦陷，越南丧失，缅甸覆没……”

当天，大脑袋校长就调来了毛泽东的作文。即使不录取，也得对湘乡东山的教员有个交代呀。

“四邻岌岌。中国亦会步其后尘而灭亡吗？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审览着毛泽东试卷的大脑袋校长渐渐少去几分怀疑与淡漠，多了几分意外与兴叹。他依然禁不住有些怀疑，特地将监考老师叫到校长室，开门见山问道：“这是毛泽东写的？”

监考老师诺诺称是。

“真是他？我倒要……”

他要亲自考考这位高个子考生。

面试是在阅览室里进行的。

大脑袋校长开门见山地考问：“以你看，中国会像朝鲜、越南、缅甸那样沦陷吗？”

毛泽东目光巡回在报架上的《民报》、《湘江日报》诸报刊间，沉默良久，渐渐地，忧切的双眸里浮起隐约的泪光。

校长不意此生会忧心如此，不由得暗自生奇：“怎么，你是担心？……”

毛泽东噙泪点头。

待到毛泽东如实告白了大脑袋校长，校长才知晓早在来长沙前，他就已有这份担心；也正如后来他自述的：

“我至今还记得小册子开篇头一句话就是：‘呜呼，中国将其亡矣！’小册子写的是日本对朝鲜、台湾的占领，印度支那、缅甸和其他地区宗主权的丧失等等。……我感到十分郁抑，忧虑我的祖国的前途，开始意识到参与救国，人人有责。”

校长对考生的面试，不觉中竟变成了一次交心。大脑袋校长还知晓了这位高个子考生在东山小学堂时还取过一个叫“子任”的别名，足见其想为国担重任、做实事之忧心。一个小学生，能有这等“忧心”，何其不易！他注视着考生的那双泪眼，不能不为对方如此真挚的忧国之心所深深触动！

“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学生哇！”校长暗下里感叹着，斜过大脑袋，有心再问道：

“想过没有，如何解救？”

毛泽东思忖着如实自剖：“我信过《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出的实业救国论，也信过《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的富国强兵主张……”

“现在怀疑了？”

毛泽东诚实地点点头，从书架上抽出曾经攻读过的《大同书》道：“康有为、梁启超先生的变法维新，也许是一条出路……”

眼前的高个子学生规矩、知礼，尤其不乏自己的思索，不能不使暗下赞叹的校长更会神地审度起这位考生来。

毛泽东有点惶惑了，立身施礼：“请校长指教。”

校长大脑袋一晃，这才开怀畅笑道：“我你所见略同。救亡之道，必在维新！”

兴之所至，面试完毕后，大脑袋校长并不急着回校长室，而是趑到教导处，欣欣然唤住欲下班归去的同仁们。

“校长，什么事这么高兴？”

“中彩了？”

“中彩了，中彩了！”校长顺风扬帆。

同仁们顿时雀跃开来：